



春天的故事

李翰儒

每提到春天,就会自然想到花儿鲜艳、鸟儿争鸣,还有鸡鸣犬吠燕南归,牛羊在山上吃着柔柔的青草,鸭鹅在潺潺而流的小河中畅游。想起这些,就自然使我又回到了童年的乐园之中。

迎春花,那是最早的报春者,不然为何叫迎春花呢!碧绿的枝藤在雪儿还没有离去的时候,迎着满天飞舞的雪花,涌动着浪漫的胸怀,将那金黄金黄的小花,送达藤蔓之上,迎接春天的美丽。

溪流,已经再也按捺不住涌动的心潮,“叮叮咚咚”潺潺而来,欢笑着从泉头迈着轻快的步子而来,打破了冬天的寂静。那些鱼儿,藏在小草之中、石块之下、洞穴之中,沉默了一个冬天,深思了一个冬天,再也无法安静了,悄悄地跑了出来。你看它们多么活跃,一时东一时西,游起来,就像闪电,搅得平静的水面泛起涟漪;静下来,正如处子而立,平静得就像一个模特,在那儿展示着。时不时跃出水面,那银光一闪之间,是它们兴奋的最高点了。我想“鱼跃龙门”的姿态,也就是这样的吧!

改变颜色最早的树木,要数翠柳了。从灰蒙蒙的状态中醒来最早,那柳枝的膨胀,到柳絮的飘动,再到柳芽的展示,直至柳丝在河堤上悄悄垂下,在匆匆而过的行人肩膀上拂过,给人们提醒着春天的来到;在河岸上悄悄垂下,与溪流相戏,使得“柳丝垂下万条”,啾啾“叽叽喳喳”麻雀叫。这时候的鱼儿们,就会欢快地跑出来,跃出水面,争着与春柳握手、亲吻,使得水面“沸沸”而和谐。

那些鸟儿们更是沉不住气了。从温暖的巢中飞了出来,在柳丝间穿梭,“叽叽喳喳”说着它们永远说不完的话。特别在这个季节,时不时就会出现大型麻雀群,它们飞来时,就像一阵风,“呼啦”而来,“呼啦”而去,遮天蔽日,呼啸而过,落在那片竹林间,就像狂风而来,使得竹林摇晃不定;落在那片土地上,就像给大地盖上一个活动的灰色被子。

春天的天空,和群山一样,到处都在朦朦胧胧之中,到处都在思考着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,那些去年秋天落去叶子的树木,思考着萌发;那些秋天不落叶的树木,考虑着为春天献出最美的姿态,给人们献出最亮眼的的光芒。不然春风吹来,不会有“沙沙”商讨的细雨,从山坡上传下来。

如果这时候走在山坡南面,就会发现在那些枯草的根部土壤已经蓬松,用手轻轻去掉后,一个个柔黄的草芽就会出现在眼前,像小孩子的拳头握在一起。静静地观察,这些小拳头在没有土壤遮盖时,慢慢地张开,并且轻轻摇晃着身子,就像在说:“谢谢,你使我更早地看到了春天!”

一只喜鹊站在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树枝上轻唤了两声,另一只喜鹊从那丫的巢中飞了出来,这对喜鹊“叽叽喳喳”说着它们的话。不大一会,一只喜鹊飞到山坡,在那儿寻找了一条虫子,叨回巢中,另一只喜鹊才飞到山坡上觅食去了。这时候,听见巢里有小鸟的叫声,才知道巢里有它们的孩子,在等待着父母喂食呢!

耕田里,耕牛已经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,带着勤劳的人们来到地里,翻动的土层憋了一个冬天的劲,在这大好春光中想着尽快给人们展示新的风采,使得大地改变成翠绿的颜色,让这些红、黄、白等颜色的花儿尽情绽放,吐出浓浓的馨香。

春天的大地,一切都整装待发。绿油油的麦田和那些翠绿的油菜,已经攒足了劲,等待着春天的号令。你看那些碧绿的麦叶,在努力向上伸展着;翠绿的油菜花苞,马上就要绽放!

一声鸣叫,从南山背后传来,一群春燕以“人”字形的队伍翻过南山,浩浩荡荡向大地飞来。那飞舞的姿态,是那么悠闲。啊,春天来了!



(总第2307期)

商洛山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邻座

陈世敏

有点俗气。

她一丝不苟地嗑着瓜子,我努力地抵御着车内汽油味带来的不适。

20世纪80年代末期,茶余饭后经常听到一些姑娘进城打工,干些不三不四的事的故事。她的装扮和那些流行故事中描绘的主人公很相似。

坐车无聊,无聊就容易胡思乱想。我迟疑地想:她会不会是那种人呢?这样想着,又觉得自己醒脑,为什么要这样想别人呢?是这方面乱七八糟的事听多了,还是这方面的故事看多了?好在只是想想而已。

大巴车像一只蜗牛在秦岭里翻山越岭。渐渐地,我感到我的胃里不安闲起来,有东西摇摇。随之,额头沁出汗珠,汗珠越来越密。很快,一股莫名的东西从胃底势不可挡往上冲,我迅速推开车窗玻璃,一股污秽喷薄而出。污秽随风飘散,花了玻璃,我的衣服也星星点点。晕车,老毛病了。

我孱弱无力地把身子从车窗收回,邻

座姑娘停止了嗑瓜子,迅速递过来一团卫生纸,我还没反应过来,她已经给我拭去了胸前的污迹。她一言不发,甚至没正儿八经看我一眼。

我疲软地窝在座里,痒乎乎的欲睡,偏又睡不着,睡不着又乱想:无缘无故,她为啥要照顾我呢,是陷阱吗?或许到县城下车了,她和她的团伙会敲诈我……

也许那个年代治安太乱,也许我很少独自远行,警惕性太高,也许因为我晕车,心思就多……

胡思乱想间,她递过来一把剥好了的瓜子仁,我拒绝。她直接塞到我的手上,不容拒绝。她一言不发,甚至没看我一眼。

我攥着瓜子仁,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吃了,毕竟长久攥着也不是个办法。吃了瓜子仁,顿觉好了许多,精神在慢慢复苏。

我吃罢一把瓜子仁,不一会儿,她又递过来一把,也是剥了壳的。她依然一言不发,依然没有看我一眼。

就这样,后边的一百多里路,她一路

不停地剥着瓜子,我吃着她剥好的瓜子坐着车。她依旧一言不发,依旧没有看我。

以前,我从省城到家乡县城要晕吐两三次,这次就晕吐了一次。吃上她的瓜子仁后,精神好了,再没晕了。

车到县城,天已黑。下车的时候,乘客们都很迫切。我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包,邻座已经空了。在车内昏黄的灯光后,我的眼睛没有找到她。此刻,我才发现,我一路没有和她说一句话,她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早已认不出她的模样,但我一直想给她道一声谢谢。



酒崖寨

江霞

馋嘴猫儿的美味,这座古老的山寨,真是我童年时代心心念念的七彩乐园。

夏天的山寨,是孩子们活动最多的场所。整个暑假,我们一群“小土匪”简直就把山寨当成了家。吃过早饭,背上挎篮,扛着小锄头和干粮就上了山。“人间有穷人,世上无穷人。”满山的黄芪、远志、五味子、柴胡、血参等,挖回家来换取零花钱,可以买零食、小人书。野果也是触手可及的,看那野山桃、野枣、羊奶奶一个劲儿地朝我们笑呢。在食不果腹的年代里,着实是难忘的乐趣。而今,琳琅满目的水果却吃不出野果的本真味道。更有野韭菜、大蒜、野蘑菇、商芝等野菜,摇身变为饭桌上的宠儿。古寨上的山洞,曲折百转,暗洞叠生,真是捉迷藏的好地方。但有时也会迷路,找不着出口,急得哇哇直哭。最爱“捉鬼子”的游戏,满山坡地疯追猛撵,整日玩得天昏地暗,乐不思蜀。往往是天不黑不下山,山路荆棘丛生,崎岖不平,可不是轻车熟路健步如飞,然后趁着夜色悄悄溜进母亲未上门的柴门。

深秋的山寨,五彩斑斓,一派盛景。红果树上缀满玛瑙般的果实,在阳光的照

射下,泛出点点红光;火红的枫叶也跟着凑热闹,穿上风冠霞帔的礼服,如着一身红装的新娘,和黄色的桦树叶相映成趣。庄稼人的辛劳换来了大丰收,一年的煎熬全变成喜悦……秋天的山寨,是农人向岁月作的报告。

在雪花飘飞的日子里,山寨一片寂静。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,冰花、冰吊、冰瀑,随处可见。玉树琼枝,晶莹剔透,犹如冰肌玉骨的少女,披着洁白的婚纱,露出盛世容颜,和爱人许下白头偕老的诺言。有时,还能在松针上采到“松糖”,沙沙的,甜甜的,如蜂蜜一般。雪后初晴,在暖阳的抚摸下,一颗颗冰花银光粼粼,如珍珠般跳跃,让人们恍若走进了童话世界。山下的田地里,绿油油的麦苗吮吸着甘冽的雨露,更显得精神。仰望蓝天白云,寨顶积雪,松柏青翠,怪石突兀,如一幅水墨画卷铺展开来。

山寨的四季更换着不同色彩的盛装,滋养着家乡的山山水水,恩赐着山里勤劳憨厚的人们。

然而,一些企业盯上了山寨的丰富资源,他们在山寨上建炭窑,树木一棵棵一坡坡倒下了,变成木炭;几处山体被揭掉

土层和树木,一车车大理石拉出山外;还有野兰花、野杜鹃、榆树根等,被滥挖一空;就连林下的腐质土,也被拉到县城当作土了;几年下来,腰包鼓了,泥石流多了,河水也浑浊了。

这时,人们才认识到:这是在吃子孙的饭啊!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。

2010年起,当地政府与企业终止合同,毁土窑,关矿口,切电源,封道路。接着,清理尾矿,回填坑洞,大力植树造林,实施防护林天保工程。要给予子孙留一座青山,留一河好水啊!

山上没有了炭窑冒烟,没有了树茬、矿洞和矿渣,乡村路上更没有运输车腾起的灰尘了。

酒崖寨的演变,在我的心底翻腾。这些变化,难道不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、生态观念的变化吗?

一场春雨过后,草木吐绿了,兰花飘香了,杜鹃红了。这时,我看见一群白鹳展开硕大的羽翼,在林间嬉戏、觅食。或上下翻飞,引吭高歌……

山上山下,林茂粮丰,有了绿光云影,有了鸟语花香,笑意在乡亲们脸上显露出来。

有缘松香

金敦

无语的爱,松树懂得比人类多。

有一粒松籽悄然无声地落在脚下,剥开它硬硬的壳,青白色的松仁闪着糯米般的光泽,让人不忍品尝。而松柏的籽没有褐色的硬壳,在青皮下藏有一团颗粒状的果实,它们分泌出的香气自带松柏特有的气味,清纯的香气飘逸,如线装古书里的女子的一缕香魂,亦可说是读书郎身上沾满的书香,让人满是欢喜地捧在手心,深情地凝视,好似它是轮回岁月的结晶化身,人与它与岁月结缘,不是一世相见的情缘,而是盘古开天地时的深情厚谊。这么想,才知松树的香哪有无缘无故地袭人一身,原来人与松树有缘,始于有情的大地,根植泥土与天空相爱相亲,源自遥遥星空。有天傍晚,过街心花园去办事。突

然,狂风大作伴有绿豆大小的雨点从空中砸下来,我赶忙躲进松树下。松针、松叶被风吹得摇摇欲坠,树身来一个大弯腰但却不屈不挠又挺直了身躯,探出的树枝替我遮挡了风雨。那一刻,才发觉松树是有睿智感知的生命之树,无论风如何攻击摇摆它,无论雨如何百般摧残它,无惧无畏昂首挺胸的它,不知哪来那么多坚忍顽强的力量,除了敬佩还有钦佩。我在松树的树枝树叶下,竟然体悟到暖意如春,它们自成一团旋涡状的气场,摒弃风雨袭扰,我在松树的怀里才知道,为什么松树能吃立千年,依然如故。

风雨疾驰而来,匆匆而去。松针、松叶挂满欲滴的雨水,我的脚下仍是干净如初,惊喜之余,我察觉松树的怀里始

终有祥瑞吉祥的气场环绕,它像一个百岁老人,祥和慈爱的笑容是不变的容颜。在它的怀里感受自然的情爱,须要以心换心,以真情换挚爱,人与松树与自然同根同理。唯有此,它们才会自爱自足自带好风水,修养自我同时,帮助有缘的人与物。

松树的松香漫溢飘来,飘忽不定,来时深情浓烈,去时淡泊悄然。有缘松香,我不管走到哪里,不管远近,只要在,松香会飘来。开始,以为它是空中送来的问候,细想后,我论是心中对松香。所以,我无论到哪里去,有松树生长的地方,我的心会溢出松香,与松树遥相呼应,不得不感慨:心与心的有缘是万年不倒松啊!

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心里依然时常想起这件事。

那是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放假,大概到了腊月二十九,接近年关。下了火车,就到了省城。在火车站,几个本省同学把行李放到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围成个圈,头抵头坐在行李包上,尽量避着寒风,将就到天明。这样,可以省去一夜住店钱。

早上五点多,叫卖声渐起,城市慢慢醒了。我和同学快步走到汽车站,在通往各自县城的售票窗口买了票,然后到各自区域等候上车。

好不容易上了通往家乡县城的大巴。刚坐下,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,肩上斜挂着一个白色的包,坐到了我的旁边,成了我的邻座。姑娘穿着粉红色的羽绒服,黑色紧身裤,紧身裤没有把她的腿变得修长,反倒勒出了粗细不一的几段莲藕。她脸上施了粉,明显不均匀,刺鼻的香。她一坐下就开始嗑瓜子,唇上的红色已然不再整齐。说实话,她穿戴打扮

家乡的日常,村舍依依,错落有致。瓦缝间炊烟缭绕,宁静而祥和。屋后有一座巍峨腾起的主峰——酒崖寨。群峦莽莽,奔腾而来,山崖峰涛,崖呼石啸。虽不比“闻王寨”闻名遐迩,也不如“石燕寨”名扬天下。而四季轮回的春华秋实、夏荫冬趣,却是藏在我内心深处乡愁记忆。

蓝天下,青山旁,桃花花红,杏花花白。眺望四野,犹如一片片紫嫣红的云朵。山风拂过,满坡散发出诱人的清香。你瞧!迎春花们朝天吹奏着金黄的小喇叭,迎着春姑娘的做客。不时有一群爱美的女孩们,摘一朵花儿别进辫梢或脑门儿,临走或折一束花枝,插进桌上的水瓶里,就把春天搬进了家。路畔不知名的小花儿,次第绽放,娇艳醉人。荠荠菜也探出头来,露出毛茸茸的腰肢,绿绿的,嫩嫩的,惹得大家争先恐后地抢,这分明抢的,就是一顿香喷喷的荠菜饺子。在家乡,吃荠菜饺子,叫“一口鲜”,也叫“咬春”,犒劳着一群饥肠辘辘的小家伙。还有野竹笋、野韭菜、野大蒜……运气好的话,还能采到一嘟噜一嘟噜野蘑菇呢。满坡生长有名贵的药材和诱人的野果,便是衣袋里的零花钱和

喜欢在松树下看书读报,阵阵松香飘来,与书香交融出大自然独有的香气,精神为之一振。于是,感悟理解了中国山水画里山崖松涛下,有书生手执书卷远望山峦朵朵,那是心灵情感的寄托,那是对未来美好神往。

街心花园里有成片的松树、松柏,人在里面读书累了,舒展筋骨,打一套自编的武术,浑身清爽。松香飘自哪里呢?好奇心驱使下,贴近松树细看,苍劲的树枝纹理里滋生出金黄透明的琥珀松油,微风吹来,香气四溢,若有人亲近它们,香气会瞬间包裹起人的身子,丝丝入扣钻进人的鼻孔和皮肤细胞,让人体验自然馈赠情感的微妙体贴。难怪松树的香气那么浓郁沁人心脾,让人有些忘乎所以地抱住它,